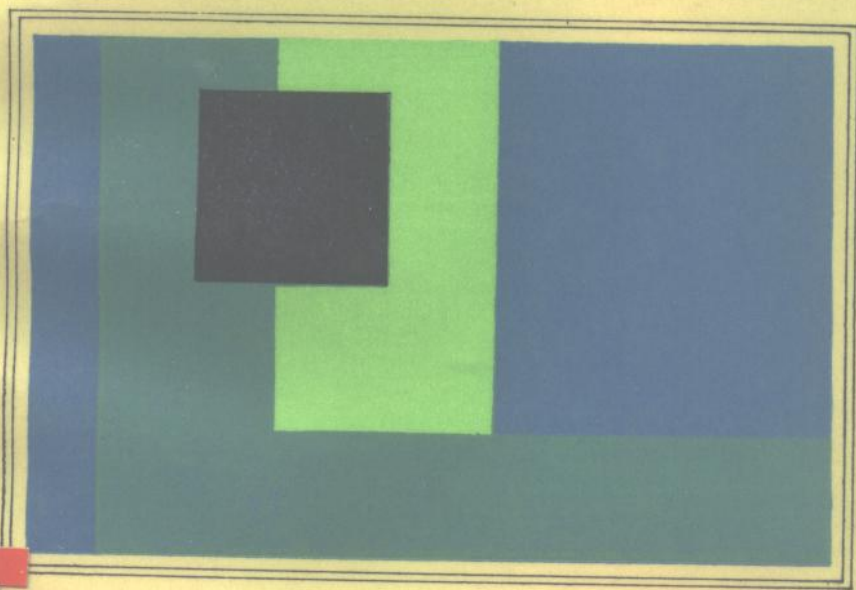


当代 分析 哲学

Contemporary
Analytic Philosophy



美) M·K·穆尼茨 著 吴牟人 张汝伦 黄勇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当代分析哲学

〔美〕M·K·穆尼茨 著

吴牟人 张汝伦 黄勇 译

李步楼 贺绍甲 校

复旦大学出版社

Milton K. Munitz
Contemporary Analytic Philosoph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London

1981

2693/31

当代分析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485千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2253·010 定价：3.20元

作者致谢

我首先与麦克米伦的高级编辑K·J·斯科特先生讨论了本书的计划,我要感谢他的总的建议和支持。长岛大学的W·J·厄尔勒教授阅读了手稿全文,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使我获益非浅。

我非常感谢一些出版机构和个人,他们允许我摘录一些保留版权的材料。

原 书 序 言

在写本书时,我首先考虑到的是这样一些学生和其他读者的需要,他们在哲学方面已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并且想采取各种方式来深化他们对于该学科的认识。例如他们可能开始探索哲学史上某一特定时期或个别人物,或者哲学的某个专门的领域,这些时期、个人和哲学领域都有各自的一系列问题。我试图通过对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的一些主要思想家和主要问题的考察,从一个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由于本书只是对分析哲学作一入门性的概述,所以它并不企图兼收并蓄、详尽无遗。有所取舍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我选来加以叙述的重要而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以其大部分精力从事于对逻辑、语言哲学和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因此我的论述也正是集中在这些问题上。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包含了大量摘自所考察的那些哲学家的著作的引文。我将这些引文结合在我的叙述和解释之中。我希望借此能使读者从内容和风格上对每个思想家提问题的方式获得适当的例证。当然,我使用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要鼓励读者转而去阅读这些思想家们完整的原著,他们的观点在这里只是被简要地、浮光掠影地概述了而已。

M. K. M

作者中文版序

自二千多年前古希腊人开始耕耘西方哲学的时候起，哲学事业就包含了某种形式的逻辑研究，把它作为该学科的一个核心部分。广义而言，并就希腊语逻各斯一词的词源来说，逻辑与人在运用语言、概念、推理和研究方法中特有的能力有关。它从多方面去研究哪些东西应当作为我们据以确定这些能力的恰当性和对这些能力的正确运用的标准。

说明“当代分析哲学”运动的特征的一种方法就是认为，它不断地、强有力地、创造性地注意到了这种广义的逻辑的许多方面。这一点，考察一下它的主要代表C·皮尔士，G·弗雷格，B·罗素，L·维特根斯坦所作的贡献，就十分明显。他们新颖的洞见、主张和开创性的研究，导致了对实用主义的本质、量词演算、数学和经验科学的本质、意义和指称问题及其它一些问题的热烈讨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所接受的观点在逻辑本身以外的其它许多思想和活动领域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保证正确推论的技术的专门研究就不仅具有专业方面的重要性，它对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其它方面，对我们的一般的“世界观”，最终也有深远的意义。

有些问题是涉及全人类的，因为它们具有普遍的适用范围。因此，把这个对当代分析哲学的叙述译成中文将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愿它同我们双方所作出的所有其它这样的努力一起，使人们更紧密地去寻找各种方法，分享我们共同的理性能力，追求我们共同的人类目的。

M. K. 穆尼茨

一九八五年一月

译者序言

1983年，美国富布赖特基金会教授罗思文先生(Henry Rosemont, Jr.)来复旦大学给哲学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授当代西方哲学。《当代分析哲学》是他所提供的教材之一。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发现《当代分析哲学》一书具有一些不可多得的优点。这本书材料丰富(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引证分析哲学家的原著)，内容充实，条理清楚，文字流畅。作者深入浅出地系统介绍了皮尔士、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奎因和克吕普克等人的主要思想和观点，从而脉络分明地勾画出发展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分析哲学的概貌。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分析哲学本身比较抽象和枯燥，但作者在论述分析哲学家的抽象思想时，也生动地讲述了这些哲学家的生平和轶事，引用了许多这些哲学家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使得这些哲学家独特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因此，读者在了解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的个性和品格，从而加深对他们的理解。

尽管这本书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对于牛津学派的日常语言哲学没有论述，有些部分论述得稍嫌繁复等，但毕竟瑕不掩瑜，这本书对于正确地、客观地了解分析哲学还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入门书。因此，我们决定将它译出介绍给我国哲学界。相信它对于我国哲学界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分析哲学会有一定的助益。此外，对于一切对现代西方哲学感兴趣的人，此书也很值得一读。

本书的第一章(序言)、第五章和第七章由张汝伦译；第二章、第四

章和第六章由黄勇译；第三章和第八章由吴牟人译。湖北社会科学院的李步楼和贺绍甲同志校阅了全书译稿。

由于译者在翻译方面都是新手，加之对分析哲学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虽经反复审订，通读加工，错误和不当之处恐仍难避免，敬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当代哲学”	1
论现时代哲学的特点	3
第二章 信念、探究和意义	13
C·S·皮尔士	17
信念的性质	29
确立见解的方法	38
研究：真理和实在	49
意义	57
关于实用主义的结语	72
第三章 新逻辑	79
G·弗雷格	82
逻辑语言	93
概念和客体	96
含义和指称	121
第四章 逻辑原子主义	138
B·罗素	138
罗素哲学的一般特征	150
摹状词和存在	164
类和类型	183
结语	195
第五章 语言的界限	200
L·维特根斯坦	200
《逻辑哲学论》概观	210
“能够说的东西”	216

“不能说的东西”	238
第六章 证实主义	261
维特根斯坦重返哲学：过度阶段	261
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证实主义”和“假设”	270
维也纳小组	280
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理论	283
关于“可证实性”的一些问题	306
第七章 语言游戏	320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	320
从“本质”到“家族相似”	325
意义和使用	332
语言游戏	337
语法和语法规则	342
直指定义	349
语法的自主性	352
标准	356
“意谓”(“意指”)和“理解”	362
私人语言的论证	366
论“哲学”	376
常识和确定性：对G·E·摩尔的批评	384
第八章 本体论的承诺	418
W·V·O·奎因	418
论“存在什么”	419
对经验主义的批评	428
对象、量化和本体论	435
不确定性论题和本体论的相对性	449
指称的含混性、模态和本质主义；S·克里普克	457
书目选录	481
英中译名对照表	507

第一章 导 言

“当代哲学”

哲学史上的一些主要时期通常被冠以“古代”、“中世纪”、“近代”和“当代”等字眼。其中，“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被正当地、相当直接地用来划分已确定的历史中易于区别的各个时期。这样划分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由于受到人们经常的详细的考察研究，我们就很容易辨认出其明显的轮廓，独有的特征，无可争辩的高峰和主要的成就。例如，对以下一点就几乎没有什么分歧：研究古代哲学要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如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和主要的智者开始；接着就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巨大成就的分析；并以对新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斯多葛主义以及最早形成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的考察而告结束。同样，“中世纪哲学”所包括的内容总要涉及象安瑟伦、圣托马斯·阿奎那、D·司各脱、W·奥康姆、迈蒙尼德斯和阿维森那这样一些思想家的观点。还有，“近代哲学”所指的那个很长的时期一般也包括对F·培根和T·霍布士、十七世纪唯理论者（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著作、英国经验论者（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著作、I·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及十九世纪，特别是黑格尔、叔本华和尼采的贡献的研究。

同这些较早的时期相比，由于若干明显的或者似乎确有道理的原因，“当代哲学”所指的东西却没有同样程度的确定性和标准。首先，“当代”一词所指的范围就因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因此，八十年代写的一部当代哲学的著作，譬如说，与三十年代写的这种著作在取

材上就有部分的不同。再说，就象其同义词“现在”和“当前”一样，“当代”一词也可以有狭义和广义的用法。它可以用来指最近和现今，也可以指“本世纪”的整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必须运用一些选择的原则来决定其应包括什么、强调什么、什么应当看作是具有头等的并且可能是持久的价值的，什么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由于对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普遍同意的答案，至少是没有象适用于较早时期的那种程度的相对一致的答案，因此就存在着较多的机会作灵活的处理和选择。最大的意见分歧可能涉及最近的历史本身以及目前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尽管如此，随着人们眼界的开阔，深入不断延伸的过去，轮廓就会开始变得清楚起来，不确定的东西也就少了，可能的意见分歧也就较少出现了。

至于所包含的时间跨度，最狭义的当代哲学仅指目前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稍微用得随便一点，则可以扩展为包括最近以来的（如近二、三十年）的哲学讨论。把“当代哲学”的范围限制在当前或最近的一段历史之内的好处是它可以直接引向活跃的研究前沿。我们可以投身于对构成目前热烈讨论的内容的各种问题、可供选择的答案及论战的考察之中。我们要想从事卓有成效的、激动人心的哲学研究活动，对上述这些问题、答案和论战从各个角度、作各个方面的考察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即使在指出这种限制“当代哲学”范围的方法可能有的缺点时，这些好处也不一定会受到忽视或贬低。相反，如果把考察的领域扩展到上述的狭窄的时间界限之外，这些好处就会得到增强并变得更为可靠。因为把当前正在热烈争论的问题放到它们所由产生的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对于更好地把握这些问题是不无裨益的。一个广阔深刻的背景对于更充分地理解这些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些具有语义性质的哲学逻辑问题（例如那些同“单一指称问题”有关的问题）在目前的文献中（如在克里普克、杜麦特、斯特劳逊、奎因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是有不少争论的。但若不清它们的来龙去脉或不把它放在由弗雷格（他生活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工作引起的一系列哲学研究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的话，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理解。如果我们知道了今天的各种争论和分歧是如何同较早的一

些思想（不仅是弗雷格的，而且还有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和其他人的思想）有关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论争和分歧。在哲学逻辑的范围之外，或一般地在分析哲学的领域之外，能说明类似观点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

除此之外，要求扩大“当代哲学”的范围的另一个理由比较具有约定的性质。既然我们事实上通常把十九世纪末作为“近代哲学”的尾声，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让“当代哲学”包括整个二十世纪的哲学。这也就是本书所涉及的时间范围。

论现时代哲学的特点

在具体考察某些特定的问题和个别的思想家之前，我们首先要对我们这个学科的主要轮廓有一个初步的鸟瞰。是什么东西（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把我们的时代同较早的时代区分开来？即使我们承认，哲学不管在何时何地加以研究，都将围绕着某些基本的经常出现的论题，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之间的区别——在表达重点、倾向或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等方面的变化——仍然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特征。这样，我们能否指出我们时代哲学活动的某些相对说来与众不同的、开创性的特征呢？

我们的哲学时代有时被称为“分析的时代”。这种称呼虽然过于简单，却能使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代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的出现。

“分析哲学”这个词，就象许多分类名称一样，不可能具有单个的、普遍同意的精确定义。它可以在广义或狭义上使用。在广义上，它包括这样一些学派和哲学，它们的倾向虽然各不相同，但有许多观点仍是彼此一致、近似和相互联系的。在当代哲学中，“分析哲学”可以用来包括G·E·摩尔所作的那种分析；B·罗素所主张的逻辑分析思想；逻辑实证主义者（如M·石里克、R·卡尔纳普、H·莱辛巴赫、A·J·艾耶尔）的主要学说；由J·奥斯丁等人为首的“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类型的概念分析；对各种

有关指称和真理的语义问题的考察，这些问题属于同数理逻辑和语言学的新近发展（如W·V·O·奎因、P·F·斯特劳逊、J·辛提加、S·克里普克、D·戴维森、M·杜麦特等人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哲学逻辑范围。另一方面，“分析哲学”也可以更严格地用来仅指上述的那些思想家和思想流派中的某些人和某些学派的观点。

让我们暂时在广义上使用“分析哲学”一词，并力求全面地描述其总的特征。为此，我们先简略地回顾一下从笛卡尔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近代哲学史，以便理解当代分析哲学是怎样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的。较早时代和当代分析哲学时代的主要区别在于：近代哲学主要关心认识论问题，而当代分析哲学则一变而为关心逻辑-语言方面的问题。

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其中心任务是研究认识论（知识理论）问题。它们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些问题：心灵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能力是什么？心灵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洞察实在的结构？心灵的概念对于表现和揭示世界的本质有多恰当？心灵这种获得真理的能力的限度是什么？

在“心灵能力（或官能）的本质和限度”、“外部世界”、“心灵的概念恰当地表象外部世界本质的程度”这类术语中，我实际上表达了认识论的传统兴趣——这些术语使人想起近代哲学整个时期中提出和讨论认识论问题的一些特殊方法。我们无论是研究象笛卡尔和莱布尼茨这样的唯理论者的著作、还是研究象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这样的经验论者的著作，或是研究康德及其直到十九世纪末的一些主要继承者的哲学，情形都是如此。确实，这些如此表述的问题直到二十世纪还在继续吸引着一些思想家。诚然，在从事他们的研究和提出对“知识问题”的独特的解决方案的方法上，大陆理性派、英国经验派、康德、其后各种反映论的二元论者、现象学者及许多其它的认识论者相互之间是有着重要的差别的。但尽管具有这些差别，他们在处理知识问题时还是有着某种共同的预先假定，根据这些假定的含义和结论，他们都面临着他们试图用各自的独特方法来加以解决的各种论辩性的问题。

近代认识论的共同倾向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即认识着的心

灵和它所面对着的、并试图加以认识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对立。笛卡尔的哲学可以为这种提出认识论问题的方法树立样板。他的哲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强调这一事实：即使面对彻底的极端怀疑主义者，我们也能确信的一件事就是心灵本身的存在。*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为了逃避自己提出的怀疑主义的前提，他的哲学有不少是用来考察怎样才能超越心灵之“外”、怎样为对外部世界（物质现象世界）的可靠信仰和对上帝的信仰重建基础。所采取的步骤就是考察构成心灵内容的各种观念和信仰，考察在这些观念和信仰中，哪些被认为是那些独立存在于思想之外、并具有自己的性质和关系的实体的适当表象。笛卡尔用来判断这些起表象作用的观念和信仰是否适当的哲学标准，深受其把数学知识作为楷模和范例来使用的影响。作为一个唯理论者，笛卡尔力求理性达到这样的标准，即当心灵以其最严格的形式活动时，它就应当达到它在进行数学演绎证明时那样的程度。作为应当追求的理想，他要求我们在任何知识领域里（即使是在数学领域之外）所接受的一切观念，都要“清楚明白”。他也要求我们的信仰应当象在数学演绎系统中一样，从某些具有直观确定性的、自明的前提出发，通过必然的演绎推理，一步一步前进，以达到可靠地建立起来的，可加以证明的结论。

英国经验论者虽然反对唯理论者的某些主张，但他们也是从同样的主体-客体二元结构，同样的精神样式、和同样的对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出发的。不象笛卡尔那样求助于理性上证明了的、清楚明白的观念和论据，他们强调要把感觉经验材料作为决定任何对知识的合法要求的基础。经验论者强调，不仅需要表明我们所有观念的产生都可以在某种给与的感觉来源中找到，而且要表明，我们最后必须把感觉经验作为一切信仰的检验基础。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叙述英国经验论者（特别是从洛克到贝克莱、最后到休谟）作出这种思维方法的辩证结果的全部历史。只要回想一下这一点就够了：休谟的怀疑主义就是从这种哲学出点发点固有的东西中无情导出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突出结果。休谟的毁灭性的批判贯彻了洛克（在某种程度上）和贝克莱（在某些方面更彻底地）已经表明过的观点：心灵事实上不能得到任何有关独立

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可靠知识。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以及在这些实体中具有因果必然联系是非常基本的哲学概念，而休谟所怀疑的正是这些基本概念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休谟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在使用这些概念时通常运用的框架，特别是摧毁了运用这些概念提出认识论问题的方法。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表述的批判哲学的不朽努力，有一部分是用来“回答休谟”的。康德着手表明怎样能把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最深刻的见解结合起来，而又不完全同意任何一方。康德认识到：把给予心灵的、杂乱的感觉经验材料同心灵自身结构的先天形式在整理给与的感觉材料后所产生的东西这两者区别开来是极为重要的。他本人对认识问题（即心灵能认识什么，不能认识什么）的解决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康德在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在于向旧哲学共有的实在论提出了挑战，根据这种实在论，知识是对独立存在的世界中一种预先存在的结构的揭示。而对康德来说，知识是一种产物、一种构造，而不是一种揭示。知识只涉及现象（即显现的东西的领域）。至于存在于一切现实的或可能的经验之外的物自体，我们则永远不可能有任何知识。传统形而上学要求认识作为整体的世界、上帝、自由或灵魂不朽，在康德看来，这种要求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这些东西存在于超验的、不可知的本体的领域之中。

康德对认识论问题的这种看法，标志着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象近代哲学所有其他各种认识论一样，一方面，它清楚无误地表明它本身也受到同样的主体-客体二元论的支配、同样的精神模式的强制和指导。另一方面，当康德提出一种回答休谟怀疑主义的方法时，他的哲学本身也出现了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很快被他的后继者和批评者指了出来。其中首要的是使用“物自体”概念的一致性问题（甚至在康德自己哲学的结构中也是如此）。怎么能给那个完全不可知的、独立存在于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外的实在概念赋以意义呢？康德留下了丰富而又混杂的遗产；它使人更深刻地理解到研究一种哲学的困难，这种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坚持把知识问题看成在作为心灵内容的观念和存在于这些观念之外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

关系的问题，人怎么可能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呢？为了理解知识的本质，就需要完全抛弃这种看问题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我们把心灵看作一种容器，一种面对外部世界的实体，据说心灵“内部”具有某些观念，因此我们就需要找到某种方法来揭示这些观念，从而决定外部世界的性质。

从实用主义者开始，由分析哲学家的工作（这种工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导源于弗雷格对逻辑-语言问题的研究）、和热衷于建立世界观的许多形而上学家的工作加以继续的许多当代哲学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那就是，力图抛弃认识论问题以及近代哲学对这个问题所设想的各种解决方法。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努力总是成功的，也不是说，新的表述方法已经避免了它们力图要取代的旧的思维方式及其持续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要想对当代哲学作出任何有说服力的概括，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许多当代哲学都完全抛弃了为理解认识的本质而把主客体对立起来的倾向。我们在其中发现的不是传统上所谓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对探究的逻辑的问题（方法论）、以及对澄清我们用以谈论知识和信念的语言的关注（如在实用主义者和后弗雷格传统的各种分析哲学那里）。这些哲学不考虑心灵怎样或是否可能真正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一开始就预先假定，我们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了知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能去认识这个世界。如果怀疑主义或一种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不可知的学说是从我们的出发点推导而出的，那就必须放弃导致这样一种结果的模式、范型或一整套预先假定。这样的怀疑主义表明了我们一开始提问题的方式就有错误。如果外部世界这个问题意味着我们不能肯定有这样一个世界，或者（象另一种观点可能主张的那样）我们永远不能知道它的结构是什么，那么就没有什么外部世界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声称知道其存在。

为了避免怀疑主义，我们首先考察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不仅在日常生活和常识的范围内拥有各种完全可靠的知识，令人满意的见解和对事物发生原因的解釋。而且，尤其是在科学中，我们不断获得各学科的可靠知识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问题不是要去了解是否可能获得知识。问题是要表明这是如何发生的，即表明获得这种知识的条件和